

七两
著

穷奇
人参娃娃
赢鱼……
众妖兽众浮生
一玉骨，一少女
造梦入梦

古风幻想达人七两
谱写波诡云谲的

《山海图志》

玄幻爱情故事

传说只要有妖兽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一家医梦馆

PEILAOBAN
DE
YIMENG
GUAN

裴老板 的医梦馆

《浮生物语》
的幻想奇作
媲美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PEILAOBAN
DE
YIMENG
GUAN

裴老板 的医梦馆

七
两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裴老板的医梦馆 / 七两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78-2660-6

I. ①裴…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1690号

裴老板的医梦馆

七两 / 著

策划编辑: 郑建

责任编辑: 沈丹 谭娟娟 唐慧慧

特约编辑: 周丽萍

封面设计: 刘艳

内页设计: 米籽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长沙大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

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660-6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裴容倾

原是天界异兽园的守园小童，后因失职导致异兽园里百兽出逃。神魂被毁，后被太上老君收集，得赐一副玉骨（小九戏称其为“白骨精”“玉骨精”），下到凡间收集逃脱的异兽。后与小九结识，两人经常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个城镇之中，或神棍，或大夫，或典当铺的老板，唯一不变的是，他身后永远跟着的小九，还有怀里揣着的一本蓝色封皮的书——《山海图志》。

穆青橙

大夏朝大理寺卿。聪明绝顶，曾是王府小妾，后与裴容倾私奔，受箭伤而死，裴容倾将自己的七窍玲珑心换给她，出于种种原因又与之分离。





小九

食梦兽。能控制人类的梦境，异兽园大开后，凭着执念下凡寻找曾经的爱人。但见到爱人之后被爱人所伤，在祁连山莲池里被裴容倾救起，后与裴容倾一起收集异兽。

十几岁小女孩的样貌，天真烂漫，是食梦兽死后留下的一丝残念、一场梦。后遇见食梦兽深爱的男人钟林，了却食梦兽的执念，一直跟在裴容倾的身边。

钟林

食梦兽心中念念不忘的爱人。宫中侍卫军统领。

他曾经和食梦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因误会自己亲手杀死了食梦兽后失忆。遇见小九后，得知当年自己亲手杀害了爱人的真相。





目 录

第一卷 / 情深不寿（穷奇）	001
第二卷 / 蝶杀（朱娥）	025
第三卷 / 美人肠（女肠）	048
第四卷 / 春缠藤（赢鱼）	072
第五卷 / 青鹿镇风光无限（珠鳖鱼）	092
第六卷 / 神仙肉（太岁）	116
第七卷 / 笑笑（人参娃娃）	139
第八卷 / 酿娘（鱼妇）	163
第九卷 / 白骨辞（雪女）	184
第十卷 / 牡丹葬魂（蛟人画仙）	205
第十一卷 / 玉骨生香（白骨精）	223

【第一卷】

情深不寿（穷奇）



“龟山有兽，形如牛，叫如狗，全身长满刺猬一样的长毛，名曰穷奇，吃人。”茶棚子里的说书匠绘声绘色地描述的，正是那《山海图志》中的一段。

“老先生，你说那穷奇吃人？”

说话的是个红衣墨发的丫头，身旁端坐一名白衣公子，那公子轻抿茶水，星眸微微看了他一眼。

说书匠一乐，拍了一击惊堂木，笑道：“那是自然，我老先生可不说假话，据说，金陵府便曾出过一只穷奇，吃了人，可惜，后来被打死了。”

“咦？”小丫头一脸怀疑地看了眼说书匠，又扭头问身旁的白衣公子，“公子，我可不信，那穷奇可是天下间的凶兽，比饕餮魍魉不遑多让，怎会就被凡人给害死了？”

那公子抿唇轻笑，拿起手边折扇轻轻敲了小丫头的脑门一记：“你懂什么，这世间最伤人的利器可未必是刀剑。”

“那是什么？”小丫头疑惑，显然不怎么相信。

“是情！”

街口老椿树抽芽的时候，玄字街九号新开了一家医馆，掌柜的是个叫裴容倾的俊美青年，医术了得，专治疑难杂症。

上个月童府大姑娘离奇昏倒，全城的大夫都说不行了，这不吃不喝了半个月，铁人也得饿死了吧？谁知童家人找到了裴容倾，医治两次，人就活过来了。

“请问，裴先生在吗？”

裴容倾懒洋洋地从柜台前抬起头，来者是个年岁不大的小妇人，十六七的模样，梳着妇人髻，瞧着有点好笑。

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在下便是。”

姑娘叫雪融，城南殷家的童养媳。

殷家大少爷殷怀玉少年成名，十三岁就中了秀才，十六岁突然弃文从武去祁阳王座下参军，此后一直毫无消息。

半年前，殷家收到边关来信，说殷怀玉带一支部队突袭西决人的时候失踪了。

就在殷家人以为殷怀玉死了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雪融断断续续地说完，裴容倾正好喝完一杯茶，他轻轻把茶杯放下：“然后呢？”

雪融的脸色有些灰白，纤细的小手绞在一起，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讷讷道：“自从回来之后，他总是半夜起来，然后就突然消失不见了，直到第二日黎明才回来。”

“这个，你该找人跟着他，找我也没用啊，我又不会追踪抓人。”裴容倾闲散道。

雪融脸色一白，连忙拉住他的袖口：“我问过荣春堂的大夫，说是梦游症，

可我、可我瞧着不是。”

“哦？”裴容倾不甚感兴趣地看着她。他白皙的面容在阳光下仿佛晕了一层薄光，层层叠叠，倒是看不真切脸上的表情。

雪融咬着唇，拿出一只鼓鼓囊囊的荷包放在柜台上：“裴先生，人们……人们都说您是神医，连童家小姐那样的病都能治好，求求您救救我相公吧！”她惴惴不安地看着他。

这时，一名脸色灰白的小丫鬟从门口进来，拉了拉她的袖口：“少夫人，少爷醒了，正找您呢。”

雪融欲言又止地看了眼裴容倾，深深鞠了一躬：“裴先生，我相公是个好人，再好不过的人，您一定要救救他。”说着，掏出一封早就写好的信笺放在柜台上，随着那丫鬟去了。

裴容倾目送她离开，视线在落到那丫鬟背心处的一个暗红色小点时，神色黯然，勾出一抹诡异的冷笑。

2

雪融推开门，殷怀玉正坐在窗前发呆，手里端着柄断剑，断口处留有褐色的干涸血迹。

殷怀玉扭头看着她，略显消瘦的脸上带着浅笑。她心口微微一窒，闷闷发疼。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檀香味，一次比一次重，她偷偷看向角落里燃着的八只香鼎，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怪异。

怀玉自从边关回来后，人便越发奇怪了，以往这最喜热闹的人多半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现在近乎病态地喜爱檀香，最多的时候要在屋子里点九个香鼎，丫鬟私下里纷纷议论，说是换香鼎的时候，屋子里总传出阵阵怪味。

她训斥了丫鬟，心里却也越发惴惴不安，只觉得本是离自己这么近的人，一下子又仿佛隔了天涯。他有太多的东西瞒着她。

比如他是怎么回来的？又比如他那梦游的毛病是怎么回事？

她万般好奇，却不敢深究，只觉得那是一层恶魔的外衣，不能揭开，揭开了，或许便是万劫不复。

她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渐渐被一阵暖意笼罩，也许，只要他还活着，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那便是好的。

似乎是被她灼热的视线惊扰，殷怀玉猛地抬头，波澜不惊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又在视线对上她略显苍白的脸时，不悦地凝眉，走过来一把拉住她的手：“外面冷，怎么也不多穿点？”说着，捧起她的手放在唇边，轻轻哈气，直到她的指尖渐渐回暖。

虽是入了春，可金陵的春天总是冷的，屋里的地龙总要燃到四月初才能灭了。

雪融走过去，在炭火盆子面前站定，里面正用铁签子串着一只红薯在烤，香味已经弥漫开了，可也只是一瞬，又被角落里香鼎中飘出的檀香掩盖。

“我又不冷。丫鬟说你找我，有事吗？我刚去裕和楼，买了你最爱吃的枣子糕。”她笑笑，小丫鬟走进来，把手里的食盒放在桌上。

雕花镂空的漆红盒子一打开，一股浓郁的枣子香气扑面而来，驱散了屋子里的檀香气儿。

雪融捻起一块递到他嘴边：“店里新上的口味，加了迷迭香的，我排了一个时辰的队才买到。”语气里带着讨好。

殷怀玉眉间轻挑，看着那枣子糕好一会儿，终是抿唇一笑，张口含住：“好吃。”

雪融粲然一笑，把食盒推过去。“都吃了，回头我来检验。”说着，轻盈地越过他，“我去给母亲请安。”

没了她初雪般的笑容，昏暗的内室里一下子沉寂下来，檀香的气息很

快将枣子糕的味道掩盖，变成一股奇怪的味道。

殷怀玉静静地看着桌上的食盒，面色温柔地捻起软糯的枣子糕一块一块地塞进嘴里。而后，内室传来一阵阵剧烈的呕吐声，酸腐的味道通过虚掩的窗户飘出老远。

雪融躲在窗外，听得内室的呕吐声，想到他明明吃不下却又佯装欢喜的样子，心中一阵酸涩难耐。

她知道他是不忍看她失望担忧，可他又何尝知道，看着他这样自己折磨自己，她心里更如刀割。

微冷的风吹不散心里的酸涩，便只能化成一声轻轻的叹息。一守，便是许多时，直到他沉沉睡去，直到她肩头萦绕了薄薄的一层雾气。

3

肃冷的夜总是格外难挨，雪融假意熟睡，直到身旁传来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

她屏息凝神，悄悄睁开眼睛，看着殷怀玉从床上爬起来，悄无声息地下了床，穿好屏风上挂着的外衣，踏了金丝印纹的官靴，轻轻地推开房门。

直到脚步声渐渐远去，雪融迅速穿了衣服从床上跳下来，飞快地跟了上去。

他先去了马房，牵了一匹战马，悄悄从后门出了府。雪融急急跟出去，裴容倾早按照她留下的信笺上的意思等在后门街角的马车上。

雪融面色惨白地上了马车，裴容倾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催动马车追上前面的殷怀玉。

一马一车先后出了金陵城。

马车越往西行，雪融的脸色越加灰白，直到马车停在一处林子外面，她一把掀开车帘，飞也似的冲了进去。

“喂，等等我。”裴容倾跟了上去，须臾，就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

那是一片旷阔的空地，其中一栋青竹搭建的二层小楼，门窗破败，竹楼的外壁已经有斑斑驳驳的焦黑，显然走过水，院子里随处可见烧焦的痕迹。

小楼前有一大片被烧焦的桑树丛，一道黑影正蹲在桑树丛中，一根一根拔出烧焦的部分，露出地表的嫩芽。

他小心翼翼地把嫩芽扶好，一一培土，仿佛在照看这世间唯一的珍宝。

“他这是植树造林？美化环境？”裴容倾撇了撇嘴，扭头看雪融，才发现从刚才到现在，她一直无声地站在一旁，整个人缩在阴影中，目光灼灼地看着桑树丛中的殷怀玉。

“他还记得，还记得的。”她仿佛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不，是他们的世界里，那里没有世间纷扰，没有战火纷飞，她是他的雪融，他是她的怀玉。

竹楼是他们第一次互述衷情的地方，那时他还是翩翩少年，他欢愉地拉着她来到他的一方天地。他们在桑树中穿梭、嬉戏，他捧着她的脸，那么那么认真地说，雪融，愿得一人心，白首莫相离。

他轻轻地吻着她的额头，一遍一遍地唤着她的名字。

再后来，他离开金陵，桑树丛不知何时开始大片大片地枯萎，到了秋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桑树和竹楼毁于一旦。

自从怀玉回来后，她未曾和他来看竹楼，便是怕触景伤情，却没想到他早就看到这满目疮痍的桑树丛。

黑暗中的身影仿佛只是凭着本能去做一件事，不停地把一株株幼苗扶起、培土，仿佛是一种执念，至死方休的执念。

裴容倾看了看劳作的殷怀玉，又看了看雪融，叹了一口气，转身回到车上。

直到黎明将至，雪融才慢悠悠地爬上马车，目光恋恋不舍地看了眼车帘外的桑树丛。

“他不知道自己晚上会梦游来到这里，我不敢说，怕他害怕。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单纯的梦游，直到有一日发现他吃过东西之后必然全部呕出，我才知道，若是一个正常人，绝不可能三月不进食的。我不敢求医，怕人说他是怪物，将他活活烧死。直到听说先生治好了那形同死人的童小姐，才敢去请先生。”

马车一路飞驰，回到殷家后门时，雪融坚定地 looking 裴容倾：“先生，请您救救他，什么我都愿意做的。”

过了两日，殷府新来了一个花艺先生，生得面红齿白，好不风流，满院子的丫鬟婆子见了都忍不住满面桃花。

那花艺先生姓裴，大家都叫他小裴。

小裴生得好看，人又会来事儿，还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院子里的人都跟他混得很熟。

“翠花姐，这是桂花糕，我特地留给你的。”小裴站在花圃里，笑嘻嘻地把用油纸包好的桂花糕塞进小丫鬟手里。

小丫鬟欣喜不已，一脸娇羞地看着他，向他道谢。

小裴又道：“对了，翠花姐，我听说少爷失踪那会儿，府里都准备办丧事了啊，怎么后来少爷又回来了？”

小丫鬟一愣，好一会儿才摸了摸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听人说，是少夫人亲自去找回来的。可是后来少奶奶好像自己不记得了。”

小裴微愣，一边侍弄花草一边不经意地又问：“哎？那少夫人失忆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少爷回来的时候还真是有些反常，一开始十几天都不说话，看人也直勾勾的，后来……”说到这里，她又突然停住，眼中出现一抹茫然，挠了挠脑袋，“后来，后来我也忘记了。”

小裴打发走了翠花，又问了几个府里的下人，话都是一样的，也是说到殷怀玉直勾勾地看人，记忆就断片儿了。

小裴仔细地想了想，好似全府人的记忆在两个月前，也就是年初八的那天就断了，只记得殷怀玉回来后，雪融便生了一场大病，府中乱成一团，殷怀玉在窗前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

4

次日，金陵城里发生了一件几乎轰动全城的大事，一名男子惨死在玄字街后的一条巷弄里，身上只穿了中衣，脸似是被什么猛兽抓得血肉模糊，心脏生生被扯出胸膛。

官府彻查了两天，只给了个野兽下山袭人的结论，城中一时人心惶惶。

小裴从城西花房买花种回来，经过那条巷子，雪融正白着脸从巷子里走出来，见到他时微微一愣。

“裴先生。”雪融轻唤了一声。这小裴正是易名潜进殷家的裴容倾。

他把雪融拉进巷子，一股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掺杂着浓烈的檀香味扑面而来。

“你怎么在这儿？”裴容倾问道。

雪融脸一白，好一会儿才讷讷道：“我……我去前面绣铺子买些丝线。”

“那天夜里，殷怀玉又梦游，却是没有去西郊的乱葬岗子，而是来了这里吧？”裴容倾背靠着墙壁，似笑非笑地看着雪融。

雪融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你怎么知道？”

“我偷偷跟着你们呢，殷怀玉跑到这里就没影了，第二天就死了人。”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雪融的表情，“你是担心是他杀的人？”

雪融沉默不语，裴容倾又笑道：“你既然想让我给他治病，却又隐瞒许多事实，也不告诉他我的存在，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突然站直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雪融，呼出的气息微微发凉，带着一股子淡淡的薄荷味。

“我……我没有。”

“你有。”裴容倾突然上前一步，一把扣住她的手腕，凑到她耳边小

声说，“后厨的刘大厨说，府里新进的鸡鸭，每天夜里都会少两只，第二天找到的时候被人放了血，心肝离体。你可别说你不知道，厨房的小丫鬟说，有人看见殷怀玉满手是血地从后厨里出来，直接进了内室。”

雪融吓得浑身发抖，刚想出声，眼前一道白光一闪而过，贴着裴容倾的耳朵飞过。

雪融惊愕地看着裴容倾身后墙壁上入木三分的飞刀，身子被人从后面拉住，转而落入一个坚硬而温暖的胸膛，鼻息间是她熟悉的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味道。

“怀玉？你……你怎么来了？”

殷怀玉轻轻拍了拍她冰凉的脸颊，面色阴沉地看着裴容倾，好一会儿才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混进殷家有什么目的？”他这几天虽然躲在屋中并不出门，可也从下人口中得知，这新来的花匠小裴最喜打探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的一些事，心中怀疑，今天偷偷跟着小裴出来，发现小裴竟是来到这里，且对雪融咄咄逼人。

“别怕，大抵是西决人的奸细。”他右手挽着雪融，左手抽刀，凶狠冷酷地看着对面的裴容倾。

“噗——哈哈哈！”裴容倾突然笑出声，扶着墙半天直不起腰，“我说，你还是把事情说与他听吧，免得一会儿真把我扭送公堂，当奸细处置了。”

雪融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扭身看着殷怀玉阴晴不定的表情，心里一番挣扎，终是说道：“怀玉，你放了他吧，我想他也是受人所迫。现在咱们不在边关，无须理会那些，我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这话说的，还真把他当奸细了。

裴容倾气得七窍生烟：“你们、你们这两口子。”

雪融暗擦冷汗，素白的小手拽着殷怀玉的袖子，匆匆出了巷子。

回到家，殷怀玉阴沉着脸不说话，雪融讷讷地跟在他身后，有些不知所措。

“怀玉，你……生气了？”

“我若是生气了呢？”殷怀玉猛地转身，雪融收不住脚，一头扎进他怀里。

“他到底是谁？”殷怀玉阴沉着脸，一把扣住她的肩，一低头，薄凉的唇狠狠地印上她的唇，霸道而狂烈。

她愣愣地看着他，心脏极速地跳动着，然后化成一圈圈甜蜜的泡泡，承载着她的爱恋飞向天际。

他从来都是温柔细腻的，只有烦躁不安的时候才会这么疯狂地吻她，一如他出征那年，他站在城门外，也是这样紧紧地拥着她，仿佛要把她勒进身体里。

“怀玉，我……我喘不过来气儿了。”她羞红了脸，羞涩地推开他。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跟他说话，不喜欢他看着你的眼神。雪融，他很危险。”他突然压低身子，将头枕在她单薄的肩上。他不会告诉她，那人眼中的杀气是经历过无数次杀戮而凝聚的。

雪融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可是，她不敢说，不敢告诉他：怀玉，其实你病了。

他那么骄傲的人，怎么能接受自己身上发生那么诡异的变化呢？

“对不起，我把他辞了好不好？”她惶惶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手，冰凉纤细的指尖轻轻地抠着他的掌心。

殷怀玉长叹一声，收掌捏住她的手：“雪融，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他爱着她那么多年，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以为可以一辈子给她遮风挡雨，可这世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他又能护她几时呢？